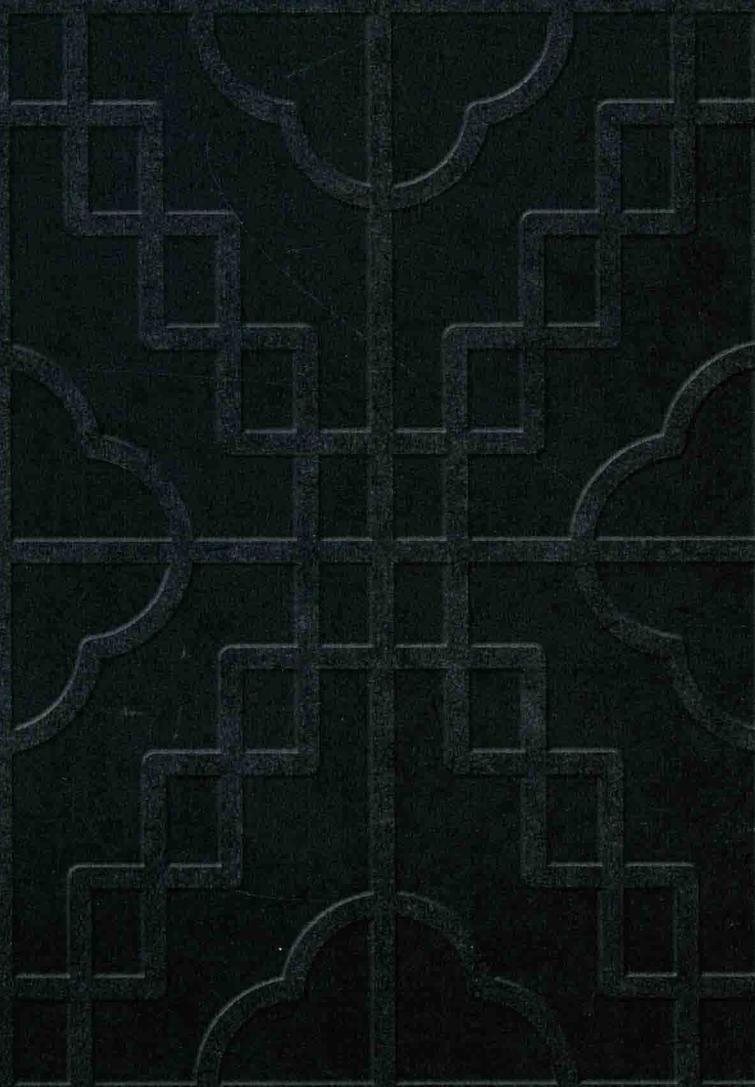


北京传统民宅 与木工匠作

—— 刘 勇 著 ——



科学出版社

北京传统民宅与木工匠作

刘 勇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木匠做工为主线,翔实记录了近代(也包括古代)我国农村中传统木匠作工艺技术与木匠群体的生产生活。本书不仅是一本农村木匠技术方面的纪实书籍,还是一本涉及民俗学、社会学的纪实书籍。

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木匠旧事。主要介绍木匠这个行当从古至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第二章:木匠工具。详细介绍了农村木匠制作和使用各种工具的知识,介绍了在机具、设备,配以图示,图文并茂。第三章:房宅的建造。这一部分专业性、技术性很强,也是本书的重点,涉及许多民间特有的营造技术、窍门和方法措施。第四章:其他木活的制作。介绍了过去与农村生活息息相关的器物及制作技术,如棺材、犁杖、耒、盖、方凳、以及“瞎掰”“碾子”等,这些内容以及涉及的民俗记载,在以往的书籍中是从没有见到过的。

本书适合建筑历史与理论、文物保护与管理的专业人员以及历史与民俗爱好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传统民宅与木工匠作 / 刘勇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03-053380-7

I. ①北… II. ①刘… III. ①民居-建筑工程-木工-介绍-北京
IV. ①TU7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5239号

责任编辑: 吴书雷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 3/4

字数: 350 000

POD定价: 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言

我怀着先睹为快的心情，读完了刘勇先生写的《北京传统民宅与木工匠作》一书。

据我所知，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本详细记录农村木匠这个社会群体从择业、学徒，到出师、从业，“做百家活儿”“吃百家饭”的从业历程和该行业专业技术的书籍。作者通过木匠做工这条主线，翔实记录了近代（也包括古代）我国农村的市井生活、民俗民风，使人们对我国农村生活有一个具体生动的了解。同时，作者还通过介绍“木匠工具”“房宅的建造”“其他木活的制作”等章节，记载了木匠这个行业宝贵的专业技术和经验。尤其是不同于城市木匠的有农村特色的木匠专业技术知识。可以说，它是一本农村木匠行业的百科全书。书中穿插的一些民俗讲究、传说故事、木匠性格特征的描述等等，则从更深层次揭示了以往农村的生活状态以及物竞天择的生存法则给农村木匠这个阶层打下的深刻的社会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不仅是一本农村木匠技术方面的纪实书籍，还是一本涉及民俗学、社会学的纪实书籍。

全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木匠旧事”，主要介绍木匠这个行当从古至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通过对木匠择业、学艺、拜师、从业过程的描写，介绍了农村木匠行业的规矩、行业特点、工作环境、木匠这个特殊群体与业主间的依存关系。其中穿插的有关“百家饭”“喝酒”“饭桌上的规矩”“木匠的名声”以及“上梁仪式”“打妆绣”“作农具”“技术保守”“自傲自卑”“行业陋习”“不良竞争”等节点的描写，从多角度、多方位勾勒出农村木匠的生活状态、性格特征、社会地位，既是对木匠这个特殊群体的忠实记录，也是对农村民俗、民风和市井生活的忠实记录。

第二章“木匠工具”，是专业性较强的一部分内容。本章详细介绍了农村木匠制作和使用各种工具的知识，介绍了在机具、设备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农村木匠如何巧妙地利用现有条件进行树木采伐、木材加工等技术措施处理。这些工具和技术措施的介绍生动具体，加上配以图示，不仅内行人一看就明白，即便是外行人，结合图片也能读懂。在现代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这些工具和技术虽然在大城市中已不再应用，但在偏远的、技术落后的农村仍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从这些工具的制作和技术应用上，我们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这无疑是一笔不可多得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章“房宅的建造”，这是一部分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内容，也是本书的重

点章节。

这一章开篇伊始，作者就对建房的重要性，它对人民生存环境、生活质量的密切关系做了提纲挈领的表述。其中，对于“风水”问题的论说，尤其举重若轻，质朴科学，值得称道。作者是这样写的，在农村建房时，“少不得有‘风水先生’参与进来谋划指点。这不是坏事。他们的很多说法和讲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并非都是虚妄之谈。只是由于以往人们普遍文化低，也由于阴阳五行、易经八卦古老费解，以及阴阳先生们的故弄玄虚，使简单和基本的原属于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方面的原理，被掩盖在神秘色彩之下，失去了本来面目，使人们面对‘风水’‘吉凶’等说法时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其实‘风水’之说旨在指周边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吉凶’之论，意在优劣有别，是好与不好的另外一种说法。”读完这一段有关“风水”的论述以及作者在随后关于“房宅基地选定”原则的介绍，感到有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令人感到清凉而舒适。对比多年来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所谓“风水大师”（卖方）和一些有钱有势却缺少文化的所谓“高层人士”（买方）搅和得污浊不堪的所谓“风水讲究”，这是一种多么质朴、科学、准确、精辟的论述！

这一章的核心内容，是对建房程序和工程技术的介绍。其中涉及宅院的格局，台基高度的确定，不同类型房宅平面构成，不同的立面形式，房屋的基本构造，各部位的名称、术语以及柱、梁（柁）、檩、桷的基本尺寸，构造做法和装配技术等等。由于是农村建房，在用料方面与官式建筑差别甚大，因陋就简，随弯就弯，用并不讲究的材料，建出令业主满意的房子，这是农村木匠独有的本事，这里面涉及许多特有的技术、窍门和方法措施。这些在该书中均有详尽的表述。这些内容弥足珍贵，值得记载和传承。尽管这些内容因涉及太多的名词术语和木匠专业技术知识，令人读起来感到艰深难懂，但是作为实干了一辈子的农村木匠能将其所学所做，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载下来，流传后世，实在是极其难能可贵。这些工艺技术的整理传承，是对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贡献。

第四章“其他木活的制作”，介绍了许多与过去农村生活息息相关的器物及制作技术，如棺材、犁杖、耒、盖以及“瞎掰”“碾子”等，这些内容以及涉及的民俗记载，都是以往的书籍中没有见到的。

刘勇先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一生从事农村木匠工作，在年逾花甲、光荣退休之后，不甘于享受安闲舒适的晚年生活，而是放下工具，拿起刀笔，不惜呕心沥血，将其一生积累的知识、经验、技术整理出来奉献给社会，这种精神，着实值得称颂。刘勇先生的作为，为千百万在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上工作的广大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在积极倡导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相信会有

更多工作在生产第一线，身怀绝技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工艺美术大师以刘勇先生为榜样，拿起笔，将一生积累的技术经验、艺术诀窍进行整理，编写成书，为祖国，为民族、为后人留下更多的、辉煌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马炳坚

2013年10月于营宸斋

前言

木业，是专门以木材为原料加工制作器物的行业。木匠，是专门从事木业的手艺人。这里所说的木匠，又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前拜师学艺，而后走进新社会，生活劳动了几十年的乡村木匠。他们继承了这个行业的古老传统和技艺，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前辈匠人的形象和身影。

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木匠。一个腰际围裹着兽皮的原始人，有意识地从地上或树上取来一段粗树枝，然后把树枝上细碎的枝杈去掉，并着意用石头打磨几下，最后做成一根光滑适手，使用得力的棍棒，用来攻击猎物，或防御猛兽的攻击。同伴们非常羡慕他的工具，于是他制作了更多的棍棒分送给其他原始人。这个棍棒的制造者，就是最原始の木匠。

人类的发展，经过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直至进入现代社会，石器和青铜器早已成为被珍藏的古文物，但木器的使用，却是延续至今。

江河中滚滚涌动的波涛，既激扬起璀璨的浪花，也淘涮着石砾和泥沙。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注定了人类文化的新旧更替与演化消长。许多传统行业技艺，在这种更替与演化中，失去了他昔日的辉煌。

据说，在美国已有一百多种古老行业不复存在。在中国，也同样有许多传统行业消失或蜕变改行，或者成为应用范围极小，只有在古装电视剧中才显露一下的道具似的行当。就木业而言，橡胶轮胎彻底地淘汰了板轮匠；桶匠、鞍子匠，不再是拥有广阔市场的作行；随着钢筋水泥及新型建材的普及，使原来以木材为主的民用住宅，基本改变了结构；而家族意识的淡化及城乡建设的统一规划，也使曾被人称道的四合院成为了“保留项目”；马车不再是运输的主力，农业机械取代了旧式农具；室内家具的生产规模化、商品化，更方便了人们的需求和选择；丧葬制度的改革和推广，几乎使人们忘却了棺槨……许许多多过去用木材制作的器物，都被物美价廉的新产品更新取代。

新的建筑格局，新的建筑材料，新的供求观念，强烈地冲击着旧式木业。木匠们也因失去了出售技艺的市场而歇业改行。不再青睐这一行业的年轻人，更使木匠师傅们失去了传业对象。许多代代相传的行业技能，由于没了用场，逐渐被丢弃遗忘。传统的，曾经拥有几千年辉煌の木匠行业如今已是业老珠黄。

虽然，从事木业的仍大有人在，但他们已不是传统的“木匠”，他们是新生的或

是由“木匠”演变成的现代型“木工”。

木匠与木工（姑且如此称之，以示区别）在内涵和形式上有很大区别，就如亭、台、楼、榭之楼与现代社区之楼，虽同类但不同型。他们之间有哪些不同呢？

称呼本身已经不同。一定的形式必定包含一定的内容。名称的改变，必然是因为内涵的变化。木匠这种称呼似乎已成隔世，现在的人们，包括原来的木匠，只用“木工”这个称呼。

外观形象不同。现代木工大都接受些文化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给人以精明、精干的印象。过去的木匠，大多不识字，纯朴的形象多一些。过去的木匠随身背挎的是个木制的“家伙斗子”，由于工具的电动机械化，现代木工只需肩挎着帆布工具兜子。

过去的木匠，是流动的小作坊式的自由劳动者，走村串乡为雇主服务，为在行业竞争中求得生存，特别重视个人在民众中的名声。他们对雇主非常负责，工作尽心。一方面是由于职业道德和行业本能使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需要借重雇主的口碑。

现代木工大多依附于某生产单位。诸如建筑公司，木器厂，或者某工厂、某单位内部的木工车间，木工班组。他们是工厂或公司的工人，听命于公司老板或工厂领导。他们间接地为消费者服务，与消费者不直接发生金钱关系。虽然仍有一些流动木工，走街串巷，上门为雇主服务，但他与雇主之间似乎只存在劳务与报酬的简单关系。你用木工吗？干什么活儿？给多少钱？双方约成，劳务关系成立。劳务结束，关系解除，再见面时形同路人。过去的木匠与雇主之间有一种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互相感谢之情。这种情感在雇佣关系解除后，甚至能延续几十年。

过去的木匠，因为匠作范围广，打造的东西种类多，内容庞杂，大量的手工操作，客观上造就了他们必须具备全面的技能。而现代木工，分工较细，服务范围比较局限，相对来说，技术适应范围没有过去的木匠广。现代化的建筑材料和大量的机械化作业，减轻了木工的劳动强度，但同时也削弱了木工的手工操作技能，准确熟练的手工技能已不再是评价优劣的重要条件，而能够不断地接受新信息、新潮流，才是一个优秀木工的先决条件。

现代木工对过去木匠的许多“讲究”不再讲究。

现代木工也有傲性，但冷傲多些，有时又傲不起来。过去木匠的傲性表现的含蓄，但很彻底。

用尺不同。过去，木匠用营造尺。现代木工用米尺。而正向着现代木工蜕变的木匠，不得不使用这两种尺。做新式活儿用米尺，做旧式活儿用营造尺，或将两种尺换算后使用。

总之，从事旧式木业的木匠连同他们的作业内容，离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

去了。

写文章的作者总要在作品上署名。铁器铺的铁匠也常在自己打造的器物上留下印记。但是，尽管在人们生活的地方，目光所及，大到宫殿楼阁，小到桌椅板凳，到处都是木匠的作品，却见不到作者的名号。木器伴随着人类的生活，木匠们以匠人的心智和灵巧的双手，为人类生活提供了巨大的服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的，木匠的工作技术绝算不上尖端，木匠们也根本没有想过是否会得到什么纪念。他们似乎只是为了生活而劳作，规规矩矩地做事，规规矩矩地做人，一代又一代，默默无怨，把汗水洒在大地上，把智慧的结晶留在人间。

时间的灰尘悄无声息地落在历史画面上，年年岁岁，灰尘厚积，历史渐渐被掩去真面目，被后人奋力发掘出的所谓真实，不过只是当时的遗残，当时的一斑。

《北京传统民宅与木工匠作》不为传承，也不为纪念，只为他曾经有过，曾经发生在人世间。今天的人，应该把昨天的事，传记给明天。

刘 勇

2008年10月

目 录

序言	马炳坚 (i)
前言	(v)
第一章 木匠旧事	(1)
第二章 木匠工具	(42)
第三章 房宅的建造	(72)
第一节 房宅简述	(72)
第二节 房屋木架的制作	(89)
第三节 门窗的制作	(121)
第四章 其他木活的制作	(139)
第一节 棺材篇	(139)
第二节 “瞎掰”板凳	(154)
第三节 石碾的安装	(157)
第四节 几种农具	(160)
附录 词语解释	(163)
后记	(173)

第一章 木匠旧事

木业的分作

新中国成立前的木匠行业，主要分为大木作和小器作两个作行。

小器作的活计精致小巧，用料讲究，做工细腻，以加工制作室内装饰和摆放物为主。服务对象多是较富有的人家儿，作坊设在城里。

大木作，基本没有固定的作坊，木匠们走村串乡上门为雇主服务。雇主备料，木匠加工。主业是房屋建筑，包括木架和门窗的打造。大木作用料将就，几乎所有树种的木料都可以用。

室内家具和丧葬棺槨的打造，分别由嫁妆铺和棺材铺经营着。

箍桶匠、鞍子匠和板轮匠，也属于木匠行业。箍桶匠专门做木桶、木盆之类，鞍子匠专门做骡马毛驴背上的鞍子，板轮匠专做木轱辘车。他们是各自加工业的专门家，技术专擅。

过去，由于金属铸件种类很少，所以没有专门的木模工。到后来，工业发展了，铸件品种数量繁多，且质量要求精细，木模工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工种。

古代建筑，也是一个分支，主要从事古代建筑的建造，复原和修缮。

木业的分作，界限不是很严格，它应是施业技术侧重部分的名称概念。虽然按照古老的行业规矩，各作行各有自己的施业范围，但不可能绝对限制外作人的进入。木匠们大都涉足各个分支工种。聪明的木匠模仿能力很强，只要有实物参照，或有简单的图样，就能模仿。他们的技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仿造实践中提高的，不过由于对某些专业工种的内在原理和规则不甚了了，虽能仿其形，却达不到真正的技术标准。

各作行都有一些多年积累的施业经验和关键技术，用来保证做工的质量和技巧，并因此保住市场地位，控制着业务不流失，因为顾客们知道，专门家才是他们的首选。外人不经拜师学艺，轻易得不到技术真谛。

乡村木匠应属大木作。“大木作、大木作、差一星半点不用说”。大木作的木匠们常常戏谑地自嘲，“差一寸不用问，差一尺凑合着使，差一丈才不像样”，这可能是大木作的一大特点了。

新中国成立后，私营作坊没有了，木匠们的工作内容更庞杂了。诸如房屋木架的

打造、门窗装修、室内家具、农具犁耩、棺槨、车轿，以及各行各业的专用设备等等，全是木匠们应知应会的工作。人们认准了一个道理，凡是用木头制成的东西，就应该由木匠来做。于是，他们雇请木匠做任何木活。

鲁班门下的三匠

从古至今，木匠中的佼佼者当属鲁班为最。他有很多项发明创造，从根本上改变了木业的工作面貌。传说，有一次在山坡上被一种边缘呈齿牙形的叶片划伤了皮肤，于是启发了他的灵感，结果他发明了锯这种工具。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应该不亚于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从此，人们可以用锯随意地切割木料，这不仅加快了施工的速度，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工程的内在质量和外观美。试想，只用砍削工具把树木加工成构件，那是怎样的一种工作情景，而砍削出的成品又是不尽人意。

后来的木匠们尊鲁班为祖师，是情理中事。从事建筑业的石匠和泥瓦匠也都尊鲁班为师。这是建筑业中互相关联不可或缺的三个工种。施工中必须设计相符，尺寸相合，互便操作。“人不亲艺亲，艺不亲锤子把儿亲”，是工匠们的口头禅，也是共同奉行的维护匠际关系的信条。同宗同源，都是手艺人，工程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相传，三种工匠按干活儿时的姿势排序座次。以坐姿加工石料的石匠排行老大，经常蹲着干活的瓦匠是二师兄，而干活儿时体形多为站姿的木匠是最小的师弟。还有一说，凡建筑先造地基，用石为先，泥土继之，所以石匠为大。两种说法，谁对谁准，无从考证。只是前一种说法在行业内才有流传。石匠为大，木匠最小则为定论。

工匠间的这种亲和关系，使三个工种在缺乏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的状态下，分工合作，施工顺利。

家长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前的木匠们，大多出身穷苦，不识字，有念过一两冬私塾的，就是凤毛麟角了。穷人家的孩子，打小就跟家里人一起去田地干活，春种，夏管，秋收，只有到了冬天，地里收拾净了，没农活干了，有心计的大人才让孩子去村里私塾，识几个字，为的是以后好讨生活。往往读上三冬两季，孩子已半大，农闲时也要做事帮补生活，于是就断了念书的机会。

穷人家田地也少，孩子大了，不能都依靠田地过日子，家长们就送孩子离家外出学生意，学手艺。学生意又叫学买卖。店铺里有商品经销，学徒的内容虽然也有一定的操作技术，但主要是学经营方略，学“买卖经”。在店铺里学生意的学徒，多是穿

长衫，尤其去城里学生意，家长更觉面上有光。议论起孩子时，大人们高声大噪，似乎孩子一准要成为老板。学木匠，即使去城里学，以后总要回来走村串乡地卖力气干活，所以大人们只好谦谦地说“学个农村手艺”。

“能耐是能耐，手艺是手艺”

学徒先得拜师。现代的学徒也现代化，师徒只是个认识过程，不举行什么仪式，师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不是很明确。新中国成立前，其他行业的学徒拜师，仪式如何，过程如何，实在不敢妄言，只知木匠学徒拜师，确实是要拜的。现在有些心灵手巧的人，可自学成木工，能应接木工活儿，但在过去，没正式投过师的手艺人，在行业中是不被认可的，在社会上是不被看重的，被人称为“自钻师傅”“雨生木匠”。农民播种的庄稼有行有距，而散落的粮粒遇雨后虽也发芽成苗，但必然不成畦垅。他们常被迫在宣传上称某人是自己的师傅，来稳定自己在行业中的位置。而那位所谓的名誉师傅，大多不予理会，也不计较，随他去。“能耐是能耐，手艺是手艺”如何理解？差别可能在规矩上。人虽能，手也巧，只是少了行业规矩。

行业规矩是什么？它是一个行业经历许多年代，经过反复实践、摸索、提炼、总结出的施业经验和规范准则，涉及人品修为和专业技术。这些经验和规范准则必须符合本地的文化思想意识，被社会和业内接受认可，同时能够便于本行业操作，又与其他行业有所区别。

没经过艰苦的学徒生活磨砺，没有优秀师傅的科班传授，就没有行业规矩，也就没有规范的施业操作。

“自钻师傅”“雨生师傅”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的行为做派没有“师傅”样儿，他们做出的同一种木活，完全没有一定的模式，今天一个尺样，明天又是一个尺样，自己也拿不准哪个才是标准。

学徒拜师

木匠学徒多是未婚的年轻后生，十七、八，二十郎当岁。学生意的年龄可以小些，但学木匠不行，木匠学徒从第一天学徒生涯开始，干的就是力气活儿。刮、拉、凿、砍、镑，没力气是不行的。“老先生，少木匠”。木匠这个行当，是年轻力壮人干的，人老了，虽有多年的技艺，但没了强壮的身体，就吃不开了。所谓“老先生”，指的是看阴阳风水的先生和给人看病的先生（医生），这些先生越老越被人看重。所以，木匠学徒最好要有健康而且强壮的身体，这是以后当一个优秀木匠的重要

条件。木匠中，也有身体状况欠佳的人，或身单，或体弱，甚至还有残疾者，他们大多出于子弟班。明知子弟不具木匠体，但父兄辈为使他有一碗饭端，偏要传他这门手艺，结果，不仅拖累了自己，也为难了子弟，因为身单体弱的木匠永远不能成为木匠群体中的强者。在雇主心里永远不占首选地位，施业必然困难。

学木匠拜师，一般在正月大年初五，由保人——街面上有头面的人，领着拜师人到师傅家，引荐之后，由保人当面讲明师徒之间的约定。主要约定是：学徒期限为三年零一节（学徒三年后到第四年的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中途不准退师；学徒期间不开工钱；学徒期间不准结婚成家；师傅打骂徒弟，万一打失手，不偿命；师傅负责徒弟的穿衣吃饭。这些条款，保人早已对徒弟及其家人预先讲妥，这时是正式宣布生效。拜师人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认师行礼，跪地磕头。第一个头是要磕给祖师鲁班，鲁班像是没有的，那里摆放着一张锯和一把斧子。由师傅念叨一声：给祖师爷磕头！徒弟冲屋子正面墙方向磕头就是了。然后给师傅磕头。师母若在场，自然也要磕头礼认。大礼行过，拜师仪式结束。

仪式虽然简单，约定也未写在纸上（学徒的约定，一般都是口头形式，原因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前木匠多不识字，请人写还得花费，也不方便。另外，拜师学徒的条款内容，早已成为风俗定规，世人皆知），但效力却是不容置疑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社会上和行业内人人认可的信条。徒弟一生都以父礼尊崇师傅。“师徒如父子”，师傅如爱自己孩子一般爱护教育徒弟。

拜师仪式完成，徒弟就留住在了师傅家。除非师徒两家十分临近，徒弟才回自己家住。“要想会，跟师傅睡”。只有常和师傅在一起，一起干活，一起生活，关系上成为师傅家庭中的一员，感情上达到亲如父子的程度，师傅传艺自然会尽心尽力。有不少需用“意”传的道理，有时就含在师傅的“闲话”里，常在左右，能从师傅的话语中悟出很多东西。

木匠学徒不能说很苦，但确实很累。徒弟要勤快。早上必须早早起床，先收拾好自己的事。待师傅起床后，给师傅倒尿壶，打洗脸水是必干的活，然后干些杂活。等师傅洗漱完毕，收拾整齐，即与师傅一起去雇主家。

约定中虽有师傅包徒弟吃饭一款，实际上，除了个别歇工日外，木匠一日三餐都在雇主家吃。所以早上外出的很早，步行到雇主家，先搬出工具干一阵子活儿，雇主家也预备好早饭了。晚上收工后，吃罢晚饭，回家时常常是暮色苍茫。早出晚归是木匠生活的真实写照。

若路途较远，干脆就住在雇主家。不论住在哪里，晚上徒弟都要为师傅打洗脸水，倒洗脚水，伺候师傅上床休息了，自己才能休息。总之，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上床，没有闲暇功夫。

尽管如此，师傅稍不如意，就说个故事挖苦徒弟：有一个学徒的站在门外冲屋里喊：“师傅，我学徒来了。”师傅在屋里问：“你想学什么呀？”学徒说：“我想学懒。”“进屋来学吧。”“没人撩门帘，我怎么进屋呀？”“不用进来了，你已经学会懒了。”

这样的故事肯定是杜撰的，言下之意是徒弟还不够勤快。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木匠大多只在雇主家吃中午一餐，学徒也不再长住师傅家。

三年零一节

学徒三年满师，为什么零了“一节”呢？这个规矩是演变而成的。学徒期间，徒弟给雇主干活儿，挣的工钱都归师傅所有，是约定中规定的，是徒弟理所应当尽的义务。干满三年，学成了手艺，可以出师独立了，为感谢师傅的三年教诲和传授，徒弟自愿将来年端午节以前的工钱收入孝敬给师傅，以报师恩。也就是学徒干满三年后，再顺延几个月，工钱仍由师傅收账。久而久之，便成了三年零一节的硬性规定。

木匠与工眼儿

约定中，虽有学徒不得工钱一条，并非雇主不付工钱。师傅做一天工计一个工日，学徒做一天工同样计一个工日，雇主根据工日给付工钱，并且不分师傅徒弟，每个工日给付同样的工钱。乍一看，这似乎不太合理。师傅做活儿当然要比徒弟效率高，质量好。尤其刚进师门的学徒，几乎什么都生疏，什么都不会，干活儿肯定效率低，质量更谈不上，但工钱照付，雇主岂不是吃了大亏？亏是要吃一点的，但不至于太大。木匠做活儿，都有工日标准（木匠叫它工眼儿），做什么活儿有什么活儿的工数。比如盖房子，有个上七下八的标准，即打做木架（五檩架，全柁全檩），平均每间房七个工日；门窗装修（半装修，窗样一模三件），平均每间房为八个工。这是个大概标准，不绝对，因为所用木料的加工难易度，是影响工日的一个因素。顺手的木料，自然就省工，费事的木料用工就多些。但不会相差太多，与标准工日略有出入。师傅带徒弟，师傅要付出更大的体力，要把徒弟没完成的工作量，尽量补上。既要照看教授徒弟牵扯着精力，同时还要替徒弟干一份儿活儿多出力气，辛苦是可以想象的。有时不得不采取延长工时的办法，以尽量维持工日的大概标准。尽管如此，工日仍是只多不少。雇主们对带徒弟的木匠，大多都能通情达理，“没有徒弟就没有师傅嘛”。

由徒弟到师傅这个过程，明里是师傅的教育和传授，暗里也有雇主们的捧场和培养。

木匠与伙伴

一般情况下，木匠做活总是搭帮合伙的。几个脾性相投的人，根据雇主活茬儿的大小，时分时合，形成一个松散的小班组。“一个木匠不算木匠”，许多活茬儿不是一个人干得了的。譬如拉大锯，一定要两个人才能干。做木架，木料粗大沉重，一个人搬挪很不方便。打做高大的器具，有人帮扶着才好干。尤其是木匠经常进出于雇主家，有了伙伴，一人为私，两人为公，万一有什么事情，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说得清楚。总的来说，要想长期从事这个行业，一个人单干不搭伙，会有好多不便利。

师傅带徒弟，尤其是初始阶段，徒弟是个绝对的生手，一切都须从头学，师傅又费力，又费心，如能借助“班组”的力量，会轻松许多。但这时的师傅是不愿借他人之力的，原因是他“吃”着徒弟的工钱。即使是关系很好，一直搭伙的木匠毫无怨言，带徒者也不愿欠下人情。带徒，有再大的艰辛，也要自己挺过去。直到一年以后，徒弟能够熟练地使用工具，操作基本到位，不至影响工眼儿了，师傅才会松一口气。以后再搭班入组，心理负担会小些。若带第二个徒弟，也省力很多了。因为大徒弟可以帮助师傅带新徒弟，虽然他仍在学徒，但他能把已经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不断地传授给师弟。

约定与现实

师徒约定中，师傅包管徒弟学徒期间的穿衣，只是个笼统的约定，没有详细的内容和说明。一年四季，冬棉、夏单、春秋穿的夹衣，除棉衣外还要有换洗衣裳，以及鞋袜等，是不小的开销。为师的自然不能违反约定。过大年穿新衣，年底除夕日，师傅拿出一件新布长衫，给徒弟穿。徒弟穿着长衫回家去过年，大家看了，都说师傅家给做的衣裳很体面。这样的长衫只适合过年时穿三、五天，可穿用很多年。

其他衣裳，每到节令换季时，学徒家长已提前准备好了，为师的当然不必再操办。可敬天下父母心，孩子在人家手下学徒，不能让孩子委屈着，也不能惹师傅不开心。约定归约定，“破篮子”——别揪（究）系（细）儿。供养孩子学徒三年，家长心甘情愿做经济投入。

学徒不准成家

学徒是没有经济收入的，没有收入就无法成家养家。虽然随着学徒时间的增长，

技术的不断成熟，有时到了年底，为了鼓励，师傅可能给徒弟点钱，但是这种钱是赏赐性的，很少。过日子养家靠的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入，师徒约定中的学徒期间不准成家一条，防的就是徒弟有了家小，但无养家之资而中途辍去。为了娶妻成家，又苦于收入菲薄而中途退师者，大有人在，师傅又无可奈何（拜师时的所谓保人，并无“保”的作用，当时只起为师徒两方联系沟通当中间人的作用）结果，师傅不仅失去了徒弟的那份工钱收入，而且初带徒弟时的那份辛苦也白费了。再带徒弟还得从头开始，为师的岂不冤枉！所以，必须硬性规定，学徒时不许结婚成家。现在签定合同，条款内容利益多向甲方倾斜，过去当师傅的同样不希望利益流失，徒弟若想学成手艺，只有坚持到满师以后才能成家。

曾有一青年，先投师小器作，满师后自觉不足，又投师大木作，数年后再去投师古建筑，几次投师，使他成了一方名匠，但青春逝去，最后学成时，早过而立之年，以后一直未娶，独身终老。“名师出高徒”，后来他传带的徒弟也个个不俗。

“师傅领进门，学艺在个人”

“师傅领进门，学艺在个人”，拜了师，这只是跨进了行业门槛，至于能学到多少本领，全靠自己的用心和努力。木匠传艺，主要通过直观的实际操作演示和实物展示，并辅以口授。学艺者应能通过观察和实际操作模仿，领悟到技艺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举一反三，学会了做方凳，就应能试着做方桌，就应能做其他方形物件。学徒三年，不可能对各种木器活儿都有实践机会，关键在于要掌握技术操作要领，善于运用结构原理，并广泛用于形不同但理同的实际工作中。工作中存在着太多的“同理可用”。

有些木活，师傅也没见过实样，仅凭着前辈师傅的讲述，继续讲给徒弟听。这就要求后辈匠人在口传的基础上，结合多方面的技术知识，开动脑筋，反复琢磨，做出听说过却不曾见过的东西。

干到老，学到老。“艺无止境”。即使一位手艺出众的老木匠，毕其一生所掌握的技艺，其实也是很不全面的，总有他接触不到的东西。

什么是手艺？手艺应是匠人智慧运用和工具使用的结合，并在某专业中实施时的作为。有些手艺只有在作为时才好传授。只凭口授和用手比划，或几道简单的画线、不可能全面清楚地显现技艺的真内容。而使用文字，则更难准确形象地描述手艺作为。